



塞北的雪原

文 / 单红玲

北疆的冬天,总是比南国来得早。

当南国,还在秋意未尽时,塞北的原野上,却迎来了漫天飞舞。

飘洒不尽的白雪,借着凛冽北风的助力,白雪更加努力地,在广阔的原野里飞翔。原本苍茫的大地,即可被皑皑白雪覆盖,顷刻间变成了银光闪闪的世界。是那样洁白干净,干净得如同初生婴儿的梦,在这个梦里见到了亲爱的人。

我的目光在雪野里跳跃着、搜寻着、深深地被这洁白的雪原吸引。凝视着眼前的美景,久久的、久久的不舍离去。

此时的雪原空旷的无比寂静,寂静的如同悬挂的画卷。凝固了时间,却鲜活了生命。

在这个寂静的雪原上,我像走进空灵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远离了尘世的喧嚣,忘却了疲倦的奔

命。繁杂的心一下被寂静洗涤得很清、很静、清静如同高山上,奔流而下清澈的小溪,稍有一瞥,便能见到溪底欢快游戏的小鱼。还有被溪水滋养丰润的杂草,顺着流水的方向,温顺地漂动着。

我很享受当下惬意,飞舞的雪花飘落在老藤枯枝上,绽放出朵朵美丽的花儿,晶莹剔透的,把这个世界映衬的通透明亮。在雪花的装扮下,原本干枯的树枝和枯草,都像吹了仙气似的,华丽的一转身变得是那么的美丽,动人,亭亭地站立在雪原中,痴痴地期盼着它的意中人。我不禁被这朴素的美景所感动!这就是大自然的本色,这种美是那样的真实,那样的彻底。不禁心里盈满浓浓的诗情画意,一幅幅美丽的雪景图,在我的脑海里呈现。雪花依旧自由地飞舞着,如同九重飘下的仙子,变化着

不同的身姿和舞步,缓缓地踏着节拍自上而下跳动着,在我的周围不停地旋转,时而用光洁的手指,轻轻抚摸我的脸庞,时而用一丝丝清凉,唤起内心的那份童真。

我在雪原里跑着,跳着,翻滚着,白雪像一片片羽毛洋洋洒洒地飘落在我的身上,渐渐地丰满了我的身躯,顿时,我觉得像是长了双翅,与这飞舞的白雪比翼。白雪继续着她的舞蹈,伴随着无声的旋律,我在雪原中,不停地奔跑着、喊叫着、跳跃着,雪地里印出我步履蹒跚的脚印,深深浅浅,弯弯曲曲,凌乱错杂的脚印,在洁白的雪原上,是那样的不协调。蓦然间我似乎明白了,这就是人生走过的痕迹。

看着走过的脚印,刹那间又被层层白雪覆盖,原野又变回原来的样子,天地一色的纯净,平坦而

柔和,柔和得想在这里睡觉。我躺在雪原上,轻轻地闭上双眼,伴着风声奏出的和弦,聆听着、遐想、无声的雪花飘落在我脸上挑逗着,不让我入睡.....

在此刻我彻底陶醉了,在这美丽的雪原上,我的心被这款款白雪融化了,它已经深深地,融入这充满空灵的世界。每一片雪花飘进我的心房,骤然间把内心的贪婪荡扫无存。

塞北的雪原,就是这样的美,美得令人感动!我的心被这寂静的雪原深深地震撼着,胸怀就如这无垠的雪野,一望无际的宽阔,把我的爱无限延伸向远方,追求简约的生活,在凡尘中超越,就如这洁白无瑕的世界。

洁白的无比简单。简单的如此纯粹。

家有枣树

文 / 安传明

记得在我小的时候,院子里有一棵又高又大的枣树,听说是爷爷十五岁那年春季从田野里移栽到庭院里的。而今,每当我想起那棵枣树时,我仿佛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。

“树下坐个娃娃,笑看枣树发芽。呼噜一觉醒来,树上叶儿迎红霞。”“小枣树,快开花。结红枣,哄娃娃。”在奶奶自编自唱的歌声中,儿时的我做了一个又一个甜美的梦。不知不觉,枣树下的我,从一个牙牙学语的娃娃,变成了一个活蹦乱跳的少年。

冬去春来,草长莺飞。枣树枝头露出了嫩叶,好像无数只小耳朵静静聆听春姑娘轻轻脚步声。

“奶奶,枣树啥时候结枣子啊?”儿时的我一边用衣袖擦着水,一边追问着奶奶。

“傻孩子,我昨天不是说了吗?枣树还没开花哪,能结枣子啊?”奶奶笑着抚摸着我的小脑袋。

“啥时候才能开花啊?啥时才能吃上枣子啊?”

“等你不流水的时候,它就开花结枣子啦。”

清楚地记得,那时的我没见过苹果、雪梨和葡萄,更不用说香蕉、橘子和龙眼了。最易吃到的果品,就是老家庭院中这棵树上结的枣子啦。所以,每当枣树发芽,我就天天盼望着能快点吃到又脆又甜的枣子!

“看,我家的枣树开花了,多漂亮啊!”我拉着邻家的小伙伴,观看满树的枣花,淡黄淡黄的,虽然没有桃花鲜艳,但我看到它们却异常地兴奋,因为它们能带给我甜蜜的希望!“等结了枣子,我请你们吃个够啊!”那时的我在伙伴面前大方地许诺。

在焦急的等待中,枣树终于结枣了,圆圆的,青青的,压得枝头都弯了。看着满树的枣子,我的水又流了出来,但奶奶说,只有等到枣子由青变白再由白变红的时候,才可以吃。我根本不信她的话,一次,趁奶奶下地给羊割草的时候,我悄悄地领着三四个小哥们儿,到我家打枣子吃,我们先用竹竿打,再用碎瓦块投,树叶和青枣落得满地都是,我们快速地捡着枣子边吃边打。“嗨,你们这些馋猫,还没等枣子成熟就吃啊?小心虫咬肚子(肚子疼的意思)。”奶奶一阵高喊,吓得我们飞快地跑出了院子。

俗话说,“七梨八枣”。农历八月,正是枣子成熟的时节,看着满树的大红枣,我晚上总不舍得睡,生怕天亮一睁眼,一树红枣消失了咋办呢?

幸福的时刻终于到来了,我们全家总动员团结一心打枣子。我们在庭院里铺上一层洗得干干净净的床单,准备好馍筐筛子簸箕。然后,姐姐爬到树上,用一根长竹竿不住地打枣,其他人在树下捡,满树的大红枣像下冰雹似地落下来。大人们拾起放在筐子里,我拾起来放进嘴里。成熟的大红枣,还真像奶奶说的那样,又脆又甜,吃到嘴里,甜到心头。

我们收获的大红枣,一部分用来我们平时吃,一部分用来送给邻居,剩下的一部分晒干留着过年蒸大馍做枣山用。

奶奶虽没读过书,但她知道枣的很多食用和药用价值,她常说,“五谷加红枣,赛过灵芝草”“天天吃红枣,百岁不显老”。奶奶平时煮粥时总爱放几个大红枣,既可,又免得生病.....

许多年过去了,我家的这棵枣树早已被砍伐,奶奶也早已离开了我们,每当我想起那棵枣树的时候,耳边总想起奶奶的话:做人啊,要像枣树,不重外表,重要的,要做出成就,要有价值!

乡间的田埂路

文 / 陈传平

乡间的田埂路,偶尔走一回心里极舒畅;狗尾巴草爬齐膝盖骨,顺手拽一把捏来弄去别有一番滋味.....

原本呢,我就是个地道的乡下人。三十年前做娃娃时就在这田埂道上走,可谓花花草草是啥味儿都闻得出的牛孩子。可那个时候,却闻不出这田埂道儿上的真正味儿来。喜欢的是城里的高楼大厦,流光溢彩的花花世界。没想,后来生活的浪潮阴差阳错真还把我浪进了城里来生活。这一住就是数十载,人已半百而过。可这人上了岁月,就喜宜居,喜静默。细一思量,颇觉乡里头还真比城里好呢。美哉它环境清幽不喧嚣,空气清新,无污染,让人无法不羨。而今,越是见证这岁月如白驹过隙般“翻篇”,人往黄昏暮年队伍里斜,这心呐,真想岁月给倒回去。

这人呐,兴许也只有到了这个年轮,才知道或懂得乡间的田埂路之珍贵;才真正闻得出田埂道儿上那些花花草草的味道来。

自从有了这种眷念,我这心呐,时常都在往乡下飞。譬如谁家有个婚宴喜庆啥的,置了手中活儿

也要赶了去,与家乡父老亲人叙旧话叨,像是有摆不完的龙门阵,颇感其乐融融。每次回趟乡下,我都要住上一晚,歇个脚。赶次日清晨去踏踏那些乡间的田埂道儿,赏赏田园山色风光,好像这样悠闲自得地走一走才感舒坦,才能填满心海里那些曾流走过的“岁月时光”。每每踏着乡间的泥块土壤,心里总是醉美美的,似乎就想这样醉美美地,漫不经心地,悠悠陶然地踏下去.....直到终老。

特别是夏日里,每当回到乡下,见到那些狗尾巴草毛茸茸的,就像鲜活的“狗尾巴”挺立着,微风荡漾,摇来摆去,如同小狗狗见着主人撒欢儿似的轻快,煞是沁人心脾喜滋滋的惬意。一路走过,我总免不了要拽上一把,放在手心儿里有意无意地摆弄着,极像回到了孩提时光里,没了尘世的一切喧嚣与烦忧.....

赶早锄禾的大伯见了我,总爱亲切地唤呼道:“——喂,大兄弟,田埂道上露水重,散步子到公路上去,宽敞,不得打湿裤脚。”

我从溢美中回过神来,笑笑,也亲切地回敬说:“大伯,没事,没事,

这感觉好哇!真好!”

大伯会心地笑笑,便忙自己的去了。

我一面赏心悦目,一面又遥思追忆昔日娃仔的顽皮岁月.....一群群童心未泯的牛孩子在这些山坡上,田埂道儿上打猪草呀,割牛草呀,田淖里捉鱼鳅呀.....甚至为了一窝长得肥胖的野猪菜——什么侧耳根、奶浆草的,蹦得你争我抢;或见着田间一个啥黄鳝鱼鳅洞什么的呢,争夺得稀泥垢面的幅幅生动情景来。一路遥想着,真可心。特别是当我走进自己昔日一度耕种过的那片庄稼地的时候,便不由自主地驻下步来,欣然激荡地赏着那片地,心中会骤然升起一股睽违已久的亲切感,眼前似乎立马便浮现出当年劳作的情景来,挑着粪土、施肥、锄草、垡地儿.....那情形,漫过脑际,历历可见。于是,蓦然间,感觉是自己无情地抛弃了它们似的,远离的那种陌生感使我油然地心生怅然。有时,我便问着自己:你还是我的吗?眷恋的心绪使我久久驻足难返。

乡间的风情景致总像是看不够,赏不完,走了这里,又想去那里,总想把昔日那些踏足过的每一寸土壤访个遍。哪里有处小溪流水,哪里有处藏过“猫猫”的岩洞,哪里有耐看的奇观异石,甚至崖壁的一蓬爬崖草,惹弄过一处蜚过人的马蜂窝,都想躬身必至。似乎那是生命里最美的欣赏和见证。

这时,太阳圆圆的脸儿从对面山尖尖上露了出来,红火火的霞光披洒在翠绿的植被上,金灿灿地点缀着大地.....